

# 巴基斯坦政治危机凸显体制顽疾

杜 冰\*

新年伊始,巴基斯坦政坛再次出现重大动荡。1月2日,组成现政府的人民党执政联盟<sup>①</sup>内第二大党统一民族运动党(MQM)以政府提高燃油价格及贪污为由退出政府。此举立刻导致人民党政府议会席位不足半数,面临下台危机。1月4日,巴人民党高层、旁遮普省省长塔西尔遇刺身亡,成为自2007年末前总理贝·布托遇刺以来巴遇害的最高级别领导人。这两起事件虽性质不同,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前巴基斯坦缺乏有效调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政治体制,以及因国家治理不善而带来宗教保守思潮泛滥的困境。

## 民族纷争日趋极端化

此次统一民族运动党退出政府虽以反对政府提高油价及贪腐为借口,但实质上反映了巴基斯坦民族矛盾的激化。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独立以来,国家始终面临民族整合问题。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巴境内各省、种族、宗教团体之间矛盾重重。独立之初巴基斯坦国父真纳、阿里·汗两位权威领导人就接连去世,国家自此缺乏统领全国的政治权威。封建、部落性质的经济基础也妨碍了巴基斯坦建立统一有效的政治制度,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政党代言人。比如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主要代表旁遮普人,其政治地盘也主要在旁遮普省;人民党来自信德省,代表信德人利益;人民民族党(ANP)则主要是普什图人组织,盘踞在普什图瓦赫省。此次挑事的统一民族运动党则是印巴分治时来自印度的移民,主要居住在巴经济中心卡拉奇市。由于缺乏全国性大党,政党地方化、民族化致使各党只关心自我利益,对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不足,一旦遭其他党派压制,很容易采用各种极端手段进行对抗,

从而导致政治危机频频发生。

统一民族运动党主要由来自印度的穆斯林移民穆哈吉尔人组成。穆哈吉尔人主要集中在卡拉奇、海德拉巴和苏库尔三个大城市,而且多信奉逊尼派的百尔维学派。在巴独立初期,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卡拉奇又是巴的临时首都,穆哈吉尔人成为政坛的主要力量。但后来巴基斯坦将首都迁到伊斯兰堡,旁遮普人和普什图人在巴政坛逐渐崛起,而他们多信奉保守的迪奥班迪学派,穆哈吉尔人被迫退出了权力中枢,与旁遮普人与普什图人的矛盾也随之上升。但穆哈吉尔人依旧是卡拉奇和海德拉巴的主要种族。在齐亚·哈克统治时期,他们受到当时的军政府扶持,被用来对抗人民党和信德分离主义。正是由于军方的支持,统一民族运动党才正式建党,因此其与军方关系密切。上世纪80年代,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大量普什图难民涌入卡拉奇,致使该市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穆哈吉尔人对此深感不安。进入90年代,以信德人为主的人民党和以旁遮普人为主的穆斯林联盟轮流上台执政,两党都试图压制穆哈吉尔人,这导致卡拉奇在1989—1994年期间陷入严重内战状态。虽然各方最终达成妥协,但穆哈吉尔人、信德人、旁遮普人、普什图人之间的嫌隙始终无法消除。

2008年以来,随着巴政府军在部落区发动军事打恐行动,数十万来自部落区的普什图难民再次涌入卡拉奇,这些人多是塔利班组织的同情者,信奉严

\*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① 巴基斯坦实行议会民主制,由取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党派负责组阁,但由于目前议会中无任何党派能取得过半席位,因此人民党联合“统一民族运动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人民民族党”以及一些独立议员组成执政联盟共同执政。其中“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已经因为与人民党发生分歧于2010年12月退出政府。

格的迪奥班迪教义,与当地逊尼极端教派组织如“穆罕默德军”(JeM)勾结,向什叶派、百尔维派不断发起攻击,致使当地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仅2010年卡拉克就有779人死于种族及教派冲突,同年战争不断的部落区共有797人死于宗教冲突。因此,统一民族运动党对人民党政府在卡拉奇的治安措施非常不满,特别是代表世俗普什图人利益的人民民族党与人民党打得火热,更是使统一民族运动党认为人民党在有意放纵普什图人打击穆哈吉尔人。而人民党则以经济困难无法增加警力为由搪塞,并指责当地穆哈吉尔人涉嫌多起谋杀,是当地治安恶化的最大黑手。统一民族运动党还频频呼吁军方干涉,希望对卡拉奇实施军事管制,<sup>①</sup>恢复正常秩序,这当然被与军方关系不睦的人民党所拒绝。加之两党在地方政府选举问题上分歧难以弥补,最终导致分裂。可以说,此次危机是既有民族矛盾在新形势下激化的结果。

## 反世俗化思潮泛起

旁遮普省省长塔西尔遇刺则反映当前巴基斯坦面临的另一尖锐矛盾,即宗教主义与世俗主义之争,这已经成为影响巴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塔西尔主张修改《反亵渎法》,这极大刺激了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感情。伊斯兰宗教分子认为塔西尔冒犯了《反亵渎法》,是亵渎先知之人,以至其贴身警卫马穆塔兹也无法忍受,最后出手行刺。负责安全的警卫却成了杀人凶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的悲剧。

《反亵渎法》是穆斯林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宗教法律,主要是禁止损害或侮辱宗教圣地、禁止触犯宗教感情,禁止侮辱《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等,规定违法者将受到经济或刑事处罚。早在英属印度时代,南亚次大陆即已经出现了《反亵渎法》,但那时它只是一些不成文的模糊概念。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巴统治者齐亚·哈克将军为了推动全国的伊斯兰化,不仅设立伊斯兰法庭,更是将《反亵渎法》具体化,出台了从罚款到死刑在内的一系列处罚措施,目前每年都有数十人因违法而受到处罚,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因此而被处死。

塔西尔遇刺事件的起因是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妇女因“亵渎先知”而被判死刑。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争议,西方基督教团体甚至教皇都公开呼吁巴政府慎重考虑。为此,人民党一名女议员雪丽·拉赫曼在国会提议修改《反亵渎法》,塔西尔不仅支持提案,还亲自出面请求总统特赦这名基督教妇女,并与其共同接受电视媒体采访。因此,塔西尔成为国内各种伊斯兰极端团伙的眼中钉,许多清真寺阿訇公开呼吁杀死这个穆斯林的“叛徒”,认为其同异教徒一样亵渎了神灵。

巴国内汹涌的宗教情绪还表现在社会各界对凶手支持甚至赞扬的态度。当马穆塔兹第一次出庭受审时,法庭外有律师向他身上抛洒玫瑰花瓣,并要为他进行无罪辩护;宗教政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领袖公开指责塔西尔咎由自取;由超过500名宗教学者和阿訇组成的巴主流宗教团体“逊尼伊斯兰学者联盟”表示,“任何穆斯林都不应该出席葬礼,也不能为塔西尔祈祷,否则同样是亵渎行为”,<sup>②</sup>这其中甚至包括许多传统上代表温和的逊尼百尔维教派、也是巴最主要教派的学者。1月9日,巴最大城市卡拉奇5万虔诚穆斯林举行大游行,抗议修改《反亵渎法》。巴内政部长马利克因无法保证提出议案的女议员雪丽·拉赫曼的安全,建议其暂时出国躲避风险。在国内重重压力下,巴政府已经明确宣布,不会对《反亵渎法》做任何修订。

塔西尔遇刺表明巴基斯坦未能从体制上真正解决宗教主义和世俗主义之争。从历史上看,巴基斯坦始终没有解决身份认同问题。世俗主义在乌尔都语中是“没有宗教、反宗教之意”,巴国父真纳建国之初就明确提出巴要建成一个世俗多元主义的国家。但巴基斯坦的立国基础是“两个民族”理论,即认为南亚次大陆的居民中,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在宗教、语言、风俗、服装、节日、饮食等文化方面截然不同,应当依据各自宗教属性独立建国,巴基斯坦也因

<sup>①</sup> B. Raman, “Behind Political Uncertainty in Pakistan: Pash-tuns, Petrol & Musharraf”,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Jan. 1, 2011.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papers43/paper4259.html>

<sup>②</sup> Ambreen Agha, “Punjab: Frankenstein’s Conspiracy”, South Asia Intelligence Review, [http://www.satp.org/satporgtp/sair/Archives/sair9/9\\_27.htm](http://www.satp.org/satporgtp/sair/Archives/sair9/9_27.htm)

而成为南亚穆斯林的祖国。但巴建国后各民族之间矛盾开始激化,1971年东巴基斯坦(孟加拉)独立就是一个突出例证。为解决民族凝聚力问题,历届巴基斯坦政府大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但巴并不存在沙特那样的宗教基础。南亚次大陆受英国殖民多年,世俗化程度较深,巴基斯坦上层精英人士与西方有着密切联系,而且国内教派众多,主流民众信仰的是较为温和的哈乃斐学派,大家喜欢音乐、舞蹈等世俗化的生活,所以不具备建立沙特、伊朗那种宗教政府的基本条件,但也没有像土耳其、埃及那样将伊斯兰教严格限制在精神领域,因此始终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徘徊。

另外,周边战略环境的剧变也加剧了巴伊斯兰化。上世纪80年代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全球伊斯兰圣战者汇集阿富汗共同抗击苏军,巴基斯坦成为其后勤基地与大本营,圣战思想随同大量阿富汗难民涌入巴基斯坦而加速传播。“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塔利班溃败后,许多武装分子逃至巴阿边境地区,他们利用两国民众的天然血缘联系,在当地逐渐站稳了阵脚,重建了组织体系,并以此频频向驻阿联军发动袭击。而巴政府在美国压力下,加入反恐联盟,重兵出击打压部落区的塔利班武装。在外来影响及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特别是2007年夏“红色清真寺”事件成为巴国内局势的转折点,从此巴圣战组织开始将政府视为西方傀儡,认为西方与巴西化的上层精英勾结,共同阴谋对付伊斯兰。当年末,“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式成立,不久就派人刺杀了前总理贝·布托。数年来,巴安全局势急转直下,数千无辜平民死于各种恐怖事件,巴普通民众都认为这一切都是美国的错误政策所致,而美国屡屡派无人飞机轰炸巴部落区,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更是激起全国反美情绪的高涨。在这种情形下,公开为基督教妇女讲话,并支持修改《反亵渎法》,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塔西尔被视为西方的代表而遇害就不足为奇了。

## 政府良治严重缺失

巴基斯坦此次政治危机还反映了群众对世俗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的不满。巴基斯坦始终没有建立起

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首先,世俗政党主导的政府没有给民众生活带来明显改善。特别是近几年物价飞涨,能源短缺现象愈演愈烈,政府经济困难不得不借债度日,而借债就需要削减民众福利。政府此次决定燃油提价,便是为了缓解财政困难。政府此举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各政党只是披着民主的外衣,维护既得利益。在这种氛围下,高举平等、公正口号的伊斯兰教自然吸引了多数群众。

其次,缺少公正高效的公共司法体系。这一点在偏远地区如西北部的部落区更为明显。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区长期处于半自治状态,甚至全国法律也不遵循,而是行使自己的一套固有的法律体系。中央政府的管理缺失使得当地的大地主、部落长老等传统贵族掌控地方大权,压榨百姓,百姓冤屈无处申诉,被迫投向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怀抱。<sup>①</sup>

第三,政府对教育等社会福利的投入不足。巴基斯坦全国37%的人口在15岁以下,教育需求旺盛,但由于长期与印度处于敌对状态,安全方面的支出过大,政府财政紧张,对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投入严重不足,教育投入尚不足GDP的2%,而且合格的师资严重匮乏。当前巴基斯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南亚最低,与之相对比的是宗教团体举办的各种宗教学校极度繁盛,这些宗教学校常常收到国内外穆斯林慈善组织的大量财政援助,经费充裕,百姓子女在里面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饮食甚至发放生活费用。但宗教学校多数仅开设宗教课程和阿拉伯语等科目,数学、计算机等现代课程涉及不多,一代代年轻人成长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长大后自然趋向保守。

总之,巴基斯坦建国64年来,始终未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及稳定的政治协商体系,致使各种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时激化,从而造成了巴基斯坦今天的悲剧。◎

<sup>①</sup> 2008年8月,“巴基斯坦塔利班”领袖马哈苏德重组塔利班司法体系,将所有法庭置于一个“最高法院”管理之下,并任命默罕默德瑞斯·马哈苏德担任首席法官。“Parallel judicial system set up on Baitullah's 'decree'”, *Dawn*, Aug. 17, 2008.